皇明輔世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目錄

伯一　世封伯

關中劉必達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唐徐象橒　刊行

目錄畢

伯一 世封伯

誠意伯劉公基行狀 黃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性理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不報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
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
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强禦為政嚴而
有恩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
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
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劾檢官得罷職罪其家衆
倚冢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
遂辟為聯官椽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
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為江浙儒學副

異雲占天子氣

識以孔明

提舉爲行省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爲
臺憲所沮遂移文决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
敭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
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
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
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畨
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
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器公才器以爲諸葛孔
明之流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
都事公郎與元帥納隣哈喇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

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寇復辟公為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為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羈管公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

著郁離子

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畧使李國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箭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

士誠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
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栝蒼公乃大置酒指乾
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亾
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
亂之世不輔眞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
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
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叅掌之且曰
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
以　上命遣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
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

叅計趨金陵

陳時務十八款

表叢史隊氏　不奉小明王

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名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名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

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為宜遲拔江州　上悉
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
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畧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
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須有黑雲起者
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同與青雲接
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
肯信至夜半諸所指地果有青雲起如公言衆以為
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以饒信降　上命
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
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蹋所坐胡床　上意

悍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即
歸 上以書慰富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
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男祭 恩禮甚厚
時苗軍反金華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衢
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惶無所措會公至即迎
入城一夕定之公即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
遂同邵平章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
平公至家營葬事時詔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
狀於是鄉里及降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據溫台
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

皆不儀公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
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
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月日公赴京道經建
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奮擊
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
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
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公趣使疾
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
兵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 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

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時或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

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泉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囚所欲刑之人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囚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杲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景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巽巖等伺察公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景先受誅及司天毫災巽巖因爲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寄聞于　上或　上使爲之者巽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巽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景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怠使変悅因彈之公爲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

拜御史中丞

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月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

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聽遣官齎奏請行在　上從
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即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
比　上回京李公愬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
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
未易輕也願　聖明畱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
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公勳伐且召公赴京師
同盟勳冊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
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
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

諸小人作崇

辭伯

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
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
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
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
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　大恩
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
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
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
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

帝以竟清臣一

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
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
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得其詳也
初公言于　上甌栝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
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
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
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

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
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詠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
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族幾
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
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巳勅璉歸及奏　上
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巳先是楊憲
敗後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
大歷嘗語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
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
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公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
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歿公
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歿于洪武乙卯四月十
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
日葬公于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
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
五卷名曰犂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
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
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虎狷公未歿

前數日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畧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平生剛毅慨慷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于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患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

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居家惟飲酒弈棋未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于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

擬以子房

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歿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廌請錄公遺事因輯昔所聞大畧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强質也

升庵集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栝蒼劉公伯溫一

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泜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竒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斂適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泓泓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嘆渺千古

興安伯徐祥世家

歸有光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為陳氏萬戶至王辛丑江州附隸傅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改左衞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拔兵月樣追敗大軍於漠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壩陞指揮同知尋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

攻濟南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槀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癸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墉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璧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昔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命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肅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覿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 皇考升遐建文即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虔劉

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爾
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擒奸兇內奪九門外攻
居庸追戰漠州眞定應援未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
捷於鄭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威深夾河藁城西水
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勳疇咨於衆
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
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二死爾免二死子免一
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
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

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永
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
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莽雌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
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
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阯失利正統
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
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居
京師一日　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爵
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侯
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

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與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安
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
父旣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
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得
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督
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儕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
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淸議以私
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勳
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參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
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

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胡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京實日予至南京嘗館於興安伯家興安有兩鐵券及讀鐵榜板榜累朝誥命嗚呼盛矣是時興安伯良已殁門第蕭然所謂世祿之家蓋名存而實亾矣　天子方隆繼絕之義國初元勲以陵起者四五家當此時興安伯勲襲千金入京以求爲嗣至質宅於人吾不知其何以也

襄城伯李公隆墓誌銘

王直

正統十二年十月廿五日襄城伯李公薨于位年五十五公諱隆字彥平其先和州人祖旺生有奇材太祖皇帝龍興之日常從征伐立戰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戶父濬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太宗皇帝靖難功多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又以其爵封三代祖考妣及配皆夫人公其長子也年十五襲爵甚少而負英偉之資雄傑之才　上深器重之永樂庚寅以來每六師北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

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爲可大用丙申　車駕留北京顧南京根本地擇可任留守者莫如公遂命焉甲辰　仁宗皇帝即位重北邊守備暫輟公南京命總兵鎮山海凡東北邊關皆節制益隱若一長城虜爲之震懾未幾復還公南京洪熙乙巳　宣宗皇帝即位眷念公甚厚而倚賴益隆有白金文綺之賜公祗敬將事夙夜盡心益未嘗有間　今上在東宮時知公忠勤宣德乙卯　嗣大位又賜公白金文綺而恭注尤篤正統庚申　上念禁衛重兵及諸司將士更番來京以備征調者雖

勅書幾二百道

有大臣總之而才智明決如公者不可不在其位乃命冒城侯代公還爲之副公在南京十八年荷列聖知遇以爲股肱心膂褒嘉寵待之意具見所賜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恩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雖有貴賤愚良頑鄙細粗不同皆敬愛公如父母召還之日莫不顧瞿而不可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于路公得人如此是豈以僞爲哉公之在朝雖總理軍政然謙巳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爲異

同嘗有節舉將校之可任者公必慎擇以進使必當其用有司點民丁隸府軍皆公與兵部再閱不中者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非素習然方壯顧敎練何如敎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為精兵由是鮮有罰者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公曰軍事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吾豈敢不力然公威令素著及臨邊中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 上閱武近 公等各嚴兵以待戎陣整肅號令明審坐作進退皆中度 上喜各賜金織蟒龍紵絲二有副公受賜惕然不自寧益思所以修其職 朝廷或有

政刑疑未决命文武大臣廷辯之公在其中侃侃正言犂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怠蒜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幾父官四十年幽退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懷往修來不敢欺公食墨以負　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其力勉之

故應城伯追封冀城侯孫公巖神道碑銘

楊榮

公諱巖字某世家鳳陽之於皇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重四三世皆務本力穡周貧卹患鄉以善人長者稱母周氏有懿德公生元至正己卯十一月十有一日幼時有術者異其狀謂其親曰是兒不凡宜善視之既長性豪爽膂力絕人輕財好義爲族里愛重元季兵興仗劍歸 太祖高皇帝于淮甸在隹中以驍勇聞乙未從渡江克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中原巖與有功擢金吾左衛百戶調守鳳

陽已而陞武德將軍燕山中護衛正千戶洪武庚申
從　太宗皇帝之國于燕公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
國之事多委任焉乙亥公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
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
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燬樓堞
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
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
勝紀得饋運船三百餘艘貲糧無算以功陞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仍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
將士登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

僉事壬午春南師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
將佐曰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
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之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
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長公無敢復來攻
者是歲夏六月　太宗入正大位以通城屏蔽冀方
使六師南進而無北顧之憂者皆公之功於是進封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應城伯歲
食祿千石給誥券子孫世襲自曾祖考而下勳號階
爵皆如公封曾祖妣而下悉如夫人永樂戊戌六月
二十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訃聞　太宗悼念

不已命有司給棺斂治墳塋累遣官致祭贈翼城侯
謚威武歲十月葬通州東馮家村之原配劉氏封夫
人先公卒子男六日亨曰忠曰旺曰喜曰泰曰榮亨
由都指揮僉事襲公爵

平江伯追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瑄神道碑銘

楊士奇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舟迎濟內難平　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誥券陳氏家合肥公字彥純自少穎敏不凡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嘗從出郊遇望孤鴈離飛翠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鵰翔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

朝廷命總兵者作蜀府宮殿遣將伐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經瘴地士多死總戎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號令取善道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材皆適用總戎者嘉之又命董繕作具有條理遂從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衛卒數華騫誘狙詐挾制上下爲衆患公次第悉去之善類以安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踰梁山平天星寨破寧番諸蠻駐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

從總帥復征豐井平三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苑
寨寨據要害立堡以斷賊路官軍分三隊進公居中已
而左右兩隊弗支奔還公所統僅百餘人冐險先登
賊數千圍公公下馬率衆且射且斫賊疲稍却公亦
傷足裹創進戰自巳至酉賊敗走公全所統而還復
從征餘寇買哈剌時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
道公軍後進由畨西涉打中河得間道乃出奇兵作
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志遂歷寇境寇憑險逆
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
遂入其壘簡銳卒出哨令望見前軍旌旗即舉砲俾

知已敗寇仍遣五百軍斷寇走路寇窮出降械送賛
哈京師撫輯其餘衆公及麾下加被陞賚從𦋐獻于
巡邊招撫邊夷兼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
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防躬督工作爲堅久計於
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
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歛葬者皆給之會雲
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進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
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
置并井剏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耤兵

萬人戍守公嘗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凡漕途奸弊掃滌一清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刼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死者甚衆奉 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拼沒陁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 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爲表識衆便之稱寳山事附 上親製文樹碑旣建

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

浚清河

餉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洲二壩潮港之堙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關秦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州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牐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來遠之利於淮濵作常盈倉四十區

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淸通州皆建倉以備轉輸
慮漕舟昧河深淺自淮底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
八所舍置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
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果　仁宗皇帝初
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
宜為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
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
舉在衆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
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
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能黜別選令

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權害不勝致其
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
者令戶丁代逃逸者責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豁伍
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
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
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日教習如有
沃壤令兼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
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牐淺凍之阻往復踰
年雜費數倍正糧上通公租下妨農務乞自今令運
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

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財力稍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動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可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至接遞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歎命有司咸即施行賜勑獎諭有老成忠愛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追封其三代皆平江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弊之

爲民厲者悉蕩之豪猾姦宄皆斂避境内以寧時巳嬰疾而卹勤旦莫靡有滯事疾間入 朝深被嘉勞賜宴賚還至淮安無幾疾復作 上聞特勑勞問時子儀在侍衛令挾醫馳驛徃侍竟歿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悼歎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賜祭命工部營葬公爲人闓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譚論亹亹倫輩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徃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至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恒舉郤子 式仁

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配某氏封夫人子
男五佐襲平江伯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爲勲衛
好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佩

平江伯陳銳傳

陳鎬

陳銳字志堅別號雲谷莊敏公豫之子也母夫人譚氏娠十有三月而生膚體碩大方在孩幼言動簡重及長勤問學善詩文天順甲申襲爵明年成化乙酉奉使江西歸晉奉命三千營坐司管操繼管紅盔將軍直宿帶刀侍衛及坐團營奮武營管操眷遇日隆庚寅簡命掛征蠻將軍印總制兩廣軍務賜金蟒綵叚四表裏白金五十兩宴東閣門至廣處置有方軍民受惠夷虜咸服壬辰勅移鎮淮陽掛漕運印充總兵官節制湖廣江西等都司直隸各衛所官軍漕事

籌畫簡便多可為後來法嘗條陳便宜二十餘事皆見允納己亥夏日本國使臣進貢還於濟寧沛縣等處掠買男女數十携歸過淮公察知之乃命通事諭其使臣曰爾外夷掠我人歸國法所禁當償爾值以人還我使臣始不從備以利害遂不敢匿乃為給舟遣還其父母復請出榜禁約又於淮河斸改石閘修造移風清江福興四閘包砌塘岸疏通泉源辛丑仍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可十里各置一閘以節蓄水利壬寅淮郡疫癘大行死者相枕公乃召富人募得銀數千兩貯之有司命醫分投診視給藥每

口日給米一升以資糜粥如是者兩月計全活以萬計總漕事十四年河道之修築轉漕之利弊政事之得失前後建疏百有餘章乙巳改管南京中府事丁未夏奉勅修理　皇陵弘治戊申奉詔總神機營軍馬掌左軍都督府事己酉轉總五軍營訓練調習皆有條法號令嚴明恩威兼濟官軍畏服是年禮部災奉命督造癸丑河決張秋甲寅六月奉勅往治之加太子太保乙卯回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米二百石及白金綵段之賜丙辰命公冢子熊爲勲衛侍衛殿廷是年三月皇太子加冠特命持節行三加

瀘蒸勞及賜金幣倍于常七月復有玉帶蟒衣之賜丁巳夏公以病懇辭兵柄　上慰而留之者再乃覲事戊午春三月皇太子出閣公侍讀經筵加太傅兼太子太傅七月領誥有器資宏偉才識優長早習詩禮博通韜畧之語庚申四月北虜犯大同宣府勢甚猖獗　上簡命公挂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出師勦殺七月奉命還京公平生慷慨正大有經濟才以忠義許國以古名將自期及解印家居杜門却帚者數年辛酉年卒歸葬金陵

太子太保平江伯贈少保諡武靖萬峯陳公墓

志銘　　余繼登

萬峯陳公卒之明年其子徹徵暨長孫啓嗣以太原守徐君維楫所爲狀來請銘狀稱陳氏之先系出有虞自胡公封陳以國爲姓陳公于入齊遂雄山東六朝時有入金陵者復爲金陵人後從金陵遷濡須塢又卜葬神龍鄉大蜀山之陽故又爲合肥人始祖瑄以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卒贈平江侯諡恭襄五傳至太保兼太子太傅贈太傅諡武襄公圭卽公父也娶張夫人而生公公

生而英邁不羣自武襄鎮粵即隨侍行間習兵事及地里險易聲望蔚起嘉靖乙卯襲祖爵丙辰僉書後軍都督府事戊午管禁兵侍直庚申充總兵官鎮守兩廣時逆賊張璉僞稱號所至攻城屠邑殺掠甚慘三省繹騷公會提督張都御史臬調發漢達兵及諸土目十餘萬約江西南贛福建三巡撫兵爲犄角躬擐甲冑親抵賊巢前後擒斬璉等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名級獲賊屬一千九百奪回被擄男婦八百八十招降一萬五千餘人得僞飛龍傳國之寶一器械馬牛甚衆露布歲凡十二上　肅皇帝嘉之賜白金文

綺晉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百戶公用兵務在明裝
令嚴法紀使人不敢犯有土兵强市人物者即馘以
徇土酋凜凜至斬其兵以謝過乃已賊旣平議者謂
近賊之民陽順陰逆不除之無以善後公力持不可
議乃寢所全活凡數萬人是時倭勢張甚諸將遇者
往往不戰而潰公先所擒斬倭至七百七十餘名類
倭畏之比兵行度嶺倭有前據嶺者衆謂此殘寇也
勝之不武不勝且損威公曰吾提大兵盪巨寇顧避
小醜不擊耶麾其兵進距嶺一舍止令諸軍蓐食挨
戰倭偵知宵遁去隆慶庚午僉左軍都督府事旋提

督神機營時營制新定公請置協理立備兵所爲區
畫甚悉未幾復充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萬曆
甲戌掌前軍都督府事方公之鎮粵討賊也深入山
箐爲瘴癘所中遂患痺疾每舉發至廢朝謁因請假
調理又十年以疾終於正寢是戊戌八月二十七日
也距生嘉靖壬辰三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七計
聞 天子爲輟朝治喪葬予祭十五壇贈少保謚武
靖益備典也公性孝每公退必先詣張太夫人問起
居始就私室凡賜予及歲祿租入悉以歸太夫人室
無私藏待諸弟妹親族恩義篤至僕公舉火者至數

百人元配崔夫人尉馬都尉京山侯元女繼荣夫人

太醫院吏目英女子十四人

廣寧伯追封廣寧侯謚忠武劉公榮神道碑銘

楊榮

昔我太宗文皇帝舉義靖難一時英傑智勇之臣秉運奮興竭忠宣力共成大功者故廣寧伯劉公其一焉公在行伍中姿貌豐偉智識過人上察知之屢有委任以功授密雲衛百戶未半歲復以功四遷至指揮僉事庚辰春從克蔚州攻大同大戰白溝河陞指揮同知是冬與驍將朱榮等統邏兵哨滄口議(?)謀協機功最諸將辛巳春加授都指揮僉事是後上益知公材勇可專任用特命領兵伺敵蔡(?)河

之奪浮橋館陶曹州之擒敗戍卒平杔之女戰永平
之解圍與夫懷家莊之俘獲遼東鐵騎前後所獲功
居多再遷都指揮使內難既平　上正大統第功行
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優賜白金文綺永樂改元
陞都督同知戊子陞右都督庚寅春扈從　大駕北
征至靜虜鎮公先入賊陣敗阿魯台軍陞左都督甲
午復扈從至和林公率前鋒追奔虜酋馬哈木王沙
漠爲之肅清是固　太宗謨烈之盛而亦公効力所
致也尋勅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卽相地形勢請於
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

東南海島夜聚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單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令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諭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爲此皆奉行 陛下成算及諸將士効力所致臣不敢掠其功 上嘉其謙抑既而封公爲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

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
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
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
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
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於今受封之
明年是為永樂庚子四月辛酉薨于鎮享年六十有
一

武進伯朱公榮神道碑銘

羅亨信

洪熙元年乙巳秋七月三十日征虜前將軍總兵官武進伯朱公以疾卒于遼東之鎮所訃聞追贈公奉天靖難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侯謚忠靖公諱榮字仲華姓朱氏世爲兗之沂州大家元季擾攘田廬蕩盡承平奉二親來歸艱難營養不失其歡公賦性剛毅倜儻少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絕人初同父伯寓袁伯聚氏家業間戲曰男子非士則農商以自立胡爲托迹于人而不思所以振厲公曰人亦須奮有時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督乎

身不覺忘

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公應詔而起擢爲府軍衛驍騎舍人實洪武九年丙辰也武藝日修常備宿衛尋授卒長領騎五十人時滇南諸夷初附跳梁未輯歲辛酉命大將西平侯帥師往平之公從征大理金齒百夷建昌烏撒烏蒙諸郡壬戌復征積有勞効授世襲百戶戊辰征金山一迷河哈喇哈之地明年己巳陞大寧前衛左所副千戶創建城池撫綏士卒己卯秋會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十月駕臨大寧公審知

天命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謁見大被賞賚即

陞本衛指揮僉事扈蹕回至鄭村壩遇敵大戰又奪
九門進都指揮僉事繼取廣昌庚辰攻蔚州大同戰
白溝濟南皆勝陞都指揮同知又克滄州東平辛巳
夾河藁城兩大戰皆捷進都指揮使壬午克東平汶
上肥河敵皆披靡既而收兵復戰公率精騎伏險大
破之復攻小河靈璧泗州渡淮克盱眙下揚州招撫
鎮江數宜從意人皆按堵夏六月渡江入京　上登
寶位大赦改元論功行賞授公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事參贊元僚肇新政化未集四年交阯黎季犛肆爲
不靖毒痡生靈　上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帥師往討

其罪公翼贊元戎大建勳績六年渠魁既俘起陞右都督明年餘孽負固搆亂公復征遂平西東兩都列其地為郡邑置守令撫循其民設三司以鎮焉師還受賞八年春北鄙殘虜屢掠我邊人為弗寧　上親率六師以勦之公隨征至玄冥河追逐虜酋本雅失理至紅山口靜虜鎮胡寇大集逆戰公鼓勇取勝寇亡命奔遁遷左都督十二年復征於和林蒼崖峽衝入賊陣大破雅剌之衆師還是年冬命往大同鎮守督操軍馬守禦邊疆狄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十五年召還十六年命鎮遼東嚴斥堠謹烽火東徼晏然

二十年復征北虜公出東路兩與寇遇奮身破敵俘獲人馬牛羊而還二十一年七月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須賜誥命鐵券追封三代眷遇日隆晏掌府事政通人和中外交眷之二十二年復征北虜回還仍鎮遼東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嗣位簡任老成分涖邊鎮謂公博實有古將才是年春遣使持征虜前將軍印綬授公充總兵官鎮禦其地恩惟付畀之重整戎伍撫士卒期盪丹寇以毋負委任之意及六月忽疽發背馳奏京師遣醫往治弗効竟

卒凡將校士卒莫不悲泣如喪所親距所生巳亥六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七

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謚忠毅王公

驥神道碑銘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世惟有武功者不在今自洪武以來益百年于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宋中者因家宜亭高祖而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任元爲高陽令有惠政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束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聆敏年十三入邑庠爲諸生卽有遠大志未幾父母

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橈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　仁廟素知公才　召爲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　賜誥以褒之　宣廟卽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眞定定州畿內要衝　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朶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今　皇上

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數日遊防知此宜乎寇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亦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旣而虜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凉軍冗曰兵貴精耳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者久之虜閧公還復入寇　上復勅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

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分兵為殿遂擒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還境底寧捷聞上遣人齎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州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　賜以明鋑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候州郎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于上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其巢寨捷聞降

勅獎勞　名公北還府蠻賊韋郎羅逆聲於維摩州
公遣指揮蔣成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
安南復傳檄諭之逆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
官儂郎舉洗政儂昌殺十餘年公宜諭　朝廷恩威兩
讐頓釋至京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
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　賜誥券追封
三代曾祖考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寬
人緬甸誅復叛　上名公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
諸軍至金齒逆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

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鑽江滸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貫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公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　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畧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　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之至

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為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兒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捷奏初都督宮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偽稱剗平王苗蟲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踰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强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

請令朝朔望復　賜誥加贈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慼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沈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淸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愯然當大事屹若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

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邪且對故人大理卿龔永
吉敘開闔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八
十有三　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
典禮追封靖遠侯謚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
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瑢俱早卒側室劉
氏生子二曰璟嗣公爵曰珩爲勛衛卜以是年七月
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

南和伯進封侯謚忠襄方公瑛神道碑

李賢

公諱瑛字某姓方氏世居滁之全椒曾祖銘洪武中驍將也官至留守衛太平門百戶祖信繼以戰功陞濟陽衛千戶父政永樂中從 文皇帝靖難累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洪熙宣德間屢佩將軍印總兵鎮守交阯開平大同正統初進右都督征麓川領兵深入援絕而死追封威遠伯謚忠毅母陳氏繼萬氏俱封夫人公以廕授金吾右衛指揮使論父死事功陞都指揮同知麓川賊首思任發自忠毅沒後益

肆猖獗辛酉春　上命定西伯蔣貴率師討之以公
故將子嘗從其父領支兵殺賊有膽氣且熟其鄉道
俾與貴同事公以此賊實所不共戴天者自誓必勦
滅以復父仇師抵其境提兵先登一鼓而破之遂平
其地進都指揮使人皆嘆羡以為方氏有子矣壬戌
復從靖遠伯王驥征貢章沙壩河嶺諸蠻克之進後
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丁卯春朝廷以公男略兼人命
充叅將將兵鎮守雲南時賊子思機發復據孟養以
叛公自將精兵擊走之獲其妻子象馬而還己巳夏
師宗州羅羅賊首黑救畨來等為逆公悉捕擒之還

京進都督同知賞賚有加景泰初貴州東苗作亂圍平越與隆諸衛復命公將兵與兵部侍郎侯璡往解之遂生禽渠魁斬首無算進充右副總兵廷議以苗賊叛服不常必得名將以鎮之遂進公右都督總兵鎮守貴州明年征香爐山諸寨悉平之復進左都督癸酉冬合四川兵剿滅草塘叛寇斬首七千餘級甲戌春大臣有言公之將畧堪掌禁兵者乃召公還俾分總五軍營且論其後平賊之功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給賜誥券追封三代皆爲伯爲伯夫人明年

尋總神機營未幾銅鼓伍開諸苗復叛僉謂非公不能靖乃命公佩平蠻將軍印總兵討之公至賊境獎勵諸軍指授方畧克平四百餘寨誅擒八千餘衆餘賊屏迹遂西鎮湖廣貴州威德並行苗蠻聞風納款者甚衆天順改元進封南和侯明年東苗酋長干把豬僭稱偽號據險爲患分兵進剿直擣其巢穴破六百餘寨斬首一萬餘級俘獲八千餘人械送干把豬至京斬之又明年出剿都勻等處克平二百餘寨擒斬三千餘人惡黨殆盡餘皆竄伏内地悉平議者謂自前平苗之功未有盛於公者朝廷方將論功行賞

而公一疾逝矣訃聞　上深哀悼輟視朝一日諡曰忠襄享年四十有五配劉氏封伯夫人子男二長曰毅次曰某公天資英邁才識通敏凡古兵法雖皆精曉而行師制敵不泥故常運用之妙恒出人意是以所向克捷嘗疏練兵法及圖諸陣勢以獻　上深嘉賞之其待裨將以誠撫士卒以恩接士大夫謙恭而有禮是以上下無不得其懽心者回視古之良將何多讓哉

南寧伯贈南寧侯謚莊毅毛公勝神道碑

李賢

將臣子孫能繼前人之烈而益振之以大其功至於都顯爵受重寄者必其才畧之過人乃克能之若南寧伯毛公其一焉公諱勝字用欽其先幽薊人曾祖教化在元有功封畿寧王伯父蠻子官至太尉祖父伯卜花中書右丞相父安泰國初授昭勇將軍指揮使皆用公貴追封南寧伯妣皆伯夫人公天資剛毅風神俊偉有膂氣善騎射於凡兵書悉通大義宣德辛亥以父廕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入其

焚賊酋力招漢伏兵于路公將遊兵覘之射其孥馬應手而仆遂敗其衆督舡濟江直抵其巢穴走其賊首思任發僭焚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明年奉勑充右叅將復征麓川公益思自效勇氣當百平其寨柵而縶其黨與前後無算還進都督同知己巳秋大同有警公適以斡當遇寇于道生致數人以歸尋復委公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左都督往紫荊關倒馬諸關追殺虜寇累有金帛之賚是歲冬奉勑充左副總兵往征湖廣貴州苗賊凡下百餘十寨賊皆敗散景泰初亦安江苗寇復叛總

戎者有難色公慨然當之即日以兵壓其境旣與敵
遇公獨發一矢中其酋而數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
諸寨苗賊皆望風讋服生擒僞王韋同烈記哥等械
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患遂息壬申夏朝廷委公鎮
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南寧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賜以誥券追封三代公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夷
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衍無梗化者明年春將兵詣
金沙江械賊子思機發送京師又明年冬餘孽刀放
韋復叛勢甚猖獗公率精兵突至騰衝賊不戰爲謀

遂生縶刀放韋餘衆悉竄伏事聞擬勞有加蓋何頼方敵而公巳遘疾不起矣實天順癸未八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八

宣城伯贈宣城侯謚莊勇衛公穎墓誌銘

昔在英宗收攬天下材武之士自公侯伯逮于行陳兼收博采罔有遺者正統之末遠邇雲集宣城衛公實自山東勤王茂樹勳績歷事累朝進封伯爵南北效用以老謝事壽考令終列職提將諸傑挺然君後凋之松栢而今亦已矣茲不重可惜哉公諱穎字源正世為松江華亭人祖諱炳當元季以鄉兵歸高皇帝從征伐長行隊考諱青代役授薊州衛百戶從文皇帝靖難累官山東都指揮僉事平妖賊有功　上謂其有古名將風英宗即位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

得有千十一人公行居次母周大人獨異公曰是當
興吾家公兄順巳嗣爲濟南衛指揮使卒無子公竟
代之盖正統戊午也巳未上京師太保成國朱公奇
其貌選領山東漕兵又改領京營番上兵甲子朱公
又試其騎射謀畧薦之朝擢山東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巳巳之變應詔入衛尚書于公謙以公名薦實授
僉事進都指揮同知武清侯石亨又薦之擢後軍都
督府署印都督僉事領右哨兵時廷臣有異議者公
從守議請募死士調諸藩兵以卅根本是冬虜酋也
先入寇公帥兵邀擊于黄花鎭白羊口又分守西直

門迎戰累日又承勅副石亨總京營諸兵以功實授僉事虜既退進都督同知賜蟒衣玉帶又與都御史余士悅精兵練收散卒造器械景泰壬申帥兵出駐宣府癸酉召還復督諸營兵天順　英宗復辟進左都督掌前軍都督府事兼領禁衛日給酒饌賜賚刀白粲諸物與兵部會閱禁兵冬錄迎駕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食祿千一百石賜誥券追封三代戊寅佩平羌將軍印鎮守甘肅戊寅抵河西虜大至議者謂不宜輕動公奮曰不吞賊氣城何能守鼓行而前連十二戰破走之會

廷臣議封爵有所羞正上以公方膺邊寄特仍其舊
辛巳公破諸番于凉州都督毛忠在虜圍公冒矢石
往救全師而返甲申西寧番把沙作亂公帥衆深入
擒斬俘獲共千七百餘人馬牛羊二萬有奇器械甚
衆又請立儒學建廟置田教人醫藥皆舊所未有者
西人至今德之不衰憲宗即位召公還成化乙酉命
掌左府事調前府丙戌錄河西功加歲祿百石賜世
襲伯爵佩征虜前將軍印鎭遼東女直毛憐犯塞公
據險設伏追還其所掠若干上降勑獎諭己丑公以
疾請召還京第壬辰命視後府事尋命守備鳳陽丁

酉調掌南京後府事協練京營兵兼督習水戰速上
疏請老辛丑復召還奉朝請後十有七年為弘治戊
午正月二十八日卒于正寢壽八十八贈宣城侯謚
壯勇公廣顙豐頰聲欬如洪鍾言論英發意氣直遂
而洸實有謀折節下物曲避矩度老益更事歛不世
用雖達官貴人不復延接坐衆富貴以終天年然深
居燕坐開四方警報則抵掌扼腕若有馬伏波之志
者蓋其性然也

彰武伯楊信傳

彰武伯楊信字文實昌平侯洪之從子洪擊虜於興州一虜出陣前耀武信趨馬生擒之每戰必先士卒初授鎮撫陞副千戶進指揮僉事正統己巳陞都指揮僉事守柴溝堡是歲虜大衆犯京師信率兵入衛陞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陞都督僉事歷左右參將協守宣府甲戌充總兵大順初陞都督同知總兵鎮守延綏辛巳移鎮守大同己酉進伯爵後征延綏虜旣退仍還總督三千營虜復據河套爲患佩平虜將軍印總制諸路兵虜平復守大同成化十三

年十二月卒訃聞賜祭葬如例贈彰武侯謚威毅子
瑾嗣信驍勇善騎射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人樂
效用所向成功亦可謂一時名將

豐潤伯曹公義墓誌銘

劉定之

國家開基創業之初能奮其智勇以際雲龍風虎之會取功伐官祿吾開之矣至於太平既久武節罕用然而爲世胄者尚能因時之任使以赴機會樹績勳增光祖禰番休胤嗣自非其材武覺異等倫疇克介哉若豐潤伯曹公吾所僅見者也公諱義字敬方先世居揚州儀眞曾祖花一祖礼男燕山左衛副千戶父勝指揮僉事皆以公貴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豐潤伯曾祖母黃氏祖母王氏皆贈伯夫人母謝氏封伯太夫人公弱冠襲父職扈蹕征虜至

會州時　太宗方欲肅清沙漠將士非遴選不得從
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梅花洞賊施州衛剌惹
洞蠻憑險竊發公往捕撫咸底靖謐擢中府都督僉
事　今上登極充遼東副總兵擊虜于寧遠至白雲
山取其輜重璽書賜征虜前將軍印爲正總兵與成
國公朱勇會兵兩汉口襲虜公功尤多陞都督同知
虜犯義州戢之于羊腸河陞右都督正統已巳與虜
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川洲虜復踵至
廻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追虜至梨庆峪鴈潮
東與叅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殺馘馬巡視邊戍至

仙霧寺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璉等設伏以待擁眾虜至奮擊大破之最其前後大小戰無慮數十所俘斬虜衆七百五十餘人獲畜三千餘頭匹奪還所掠中國人畜幾至八千他器械輜重無算於是虜畏公威名不復敢盜東北邊矣優賜白金綵幣　上復大位之初進公爵豐潤伯勲號奉天翊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二百石推恩三代子孫世襲賜鐵券未幾以公年益高不欲使復極邊召還入見慰勞甚至賜羊酒居京師令制輔久之以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二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一

懷柔伯施聚傳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歷金吾右衛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歿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進陞都督府僉事充參將遼東進總兵都督　英宗北狩聚慟哭卽日引兵西裨將爭進牛酒聚曰　主上安在忍受此數日抵京師天順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遼久與世券聚質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法增繕障塞興修儒教鄉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伯卒洪瀏嗣以州立功微復伯

不得任事政卒子璜嗣伯卒無子弟璡嗣伯卒子熹
乞嗣伯吏部以琛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鑑復犯法
蒙　恩宥相傳數世在典爲濫請　上裁定詔予熹
嗣伯卒子嵩嗣伯卒子光祖嗣伯

東寧伯贈東寧侯謚襄敏焦公神道碑

李賢

公諱禮字尚節山後人曾祖允亦祖若馬父捌思台俱以公貴贈東寧伯曾祖妣伯顏禿祖妣若舉妣伯氏俱贈伯夫人公天資雄偉饒智畧善騎射累功至通州衛指揮僉事永樂初扈從 太宗皇帝北征戰功居多宣德初以遼東密邇諸夷命公往守適與虜遇公當陣生致賊酋忽失剌餘皆消散陞指揮使辛卯邊將以公才堪御衆薦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征虜功進都指揮同知威名大振正統辛酉用都督曾

義應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寇邊公率兵禦之獲
士馬甚衆癸亥朝廷嘉公之能遣勑命守寧遠乙丑
以公多邊功進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公率
兵襲敗虜于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綵
幣之賚己巳復襲敗虜如丁卯獲馬牛羊駝無算勑
陞右都督充左副總兵白金綵幣之賚甚厚景泰甲
戌公復率兵對虜生致渠魁一人獲牛馬尤衆進左
都督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念公久于邊遣勑封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明年召至京師慰勞

之陛辭降勅諭奬賜蟒龍衣并甲冑諸物公至鎮感
上知遇益竭力邊事未幾以疾卒天順癸未正月
十四日也距生洪武壬戌五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二

伏羌伯贈伏羌侯謚武勇毛公忠傳

鄧廷瓚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威祖諱刺閑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歿于王事考諱寶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救捕沙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校尉永昌衛百戶並贈右軍都督僉事祖妣考妣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脊王也先土干部衆馬駝以歸永樂甲辰從征北村土半站山擒莪興賊敗保　國悉以仕

回衍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叛寇散即思
追至恰思擒斬鎖南朶兒只等陞武毅將軍木呂副
千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偽少師咎卜至伯忽
偽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戶甲寅七月修禦
永昌考來口征脅哈喇脫歡山遇敵擒達賊首完者
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卯八月策
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三岔河擒偽
千戶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賜朶兒別台陞指揮同知
賞賚有加正統丁巳陞幷州右衛操備戊午二月達
賊朶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涼大總兵蔣公征剿

追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賊奇功陞昭
毅將軍陜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椀文綺之賜
誥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繕修城壁
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邏北天苔毛日等處乙丑正
月朝廷念公勳績賜勑獎諭加陞都指揮同知仍舊
操備丙寅　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斤沙州罕東
遇達賊彼掠朝廷以公素爲邊夷信服命出罕東追
撫公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虜即羅拜悔罪盡還其
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倚彼部領占滑通瓦剌將
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已密受爲封和王逃去因令公

覘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眞并徵兵虜敗三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等千二百人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事聞陞都指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勑征進罕東等處至失剌哈眞界夜集虜營生縛僞祁王鎖南奔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七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尋被誥命追贈祖考如其官乙巳七月哨接參將劉震軍馬至半截墩遇敵奪獲被虜人畜甚衆勑充右參將鎭守甘肅景泰庚午二月領兵繕修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賴之公一日令男

伶赴京奏事蒙特授從百戶令齋勑同諭父子務在
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　英廟出狩虜廷公前所獲
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投虜也先以師事之適
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爲通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
眞欲圖復仇中公以奇禍因設詞告李實實遂以其
言歸報公將獲罪而并之內外守臣及其遞人俱爲
公訟朝廷亦知其僞置之不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
往協守公居閫七年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即日召
公於闕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慰
勞有加時公以勤勞成疾　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

及月達御醫胗視公疾愈入謝　上思甘凉爲西北
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同總兵西寧侯
宋誠鎮守廹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玉音下詢防邊
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歎良久從容諭之曰卿
爲國老成舊在西陲民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
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
發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負委任之重諭畢　上親
授公以玉帶明日陛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龍
袍尋召至文華殿面諭丁寧賜重寶一錠蓋　上在
虜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之

隆如此九月領兵八哥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隄備策
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名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繡春刀以壯軍容仍降
勅奬諭是年侄病卒公令次男俶襲辭原授百戶有
旨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俶做百戶公受恩感激
愈深每征伐罄竭心膂務圖成功五月未昌黃成兒
西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
三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輜器不可勝紀
巳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都指
揮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

使回又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寇無梗阻辛巳正月虜酋孛來擁衆寇莊浪公與總兵宜城侯衛穎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賊勢少却隨領騎士二千於涼州十二里鋪墩安塘衆方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敵自黎明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馬者不計其算賊衆稍却虜酋復立陣前大言以惑我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徑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眥皆裂援兵且俱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公屢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

并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衛公與公計曰把沙吧哇等族昝嚙馬吉思冬沙思我思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住莊浪凉州永昌阻截搶掠殺害官軍不舉兵剿除深為地方患遂合奏刻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攻昝嚙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移兵攻之盡滅黨與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之安堵如故捷奏進公爵為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子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餘據石城砲

架山流賊郝永忠寨鷹嘴関陝其山七峰陡峻前此官軍追剿毎失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公督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擊軍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敵後哨至賊巳大敗礧石滚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鎰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闘山上老稚皆號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擊軍賊遂乘風盡抽餘黨以死决戰公顧孫鎰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鎰亦顧衆曰我君

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蹈
相持自巳至酉陣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盡公遂中流矢鎗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鎗
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歿之是月
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
聲暮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
既覺驚愕御史鄧公木端聞帳鬪之即起焚香祝曰
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
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因有以相之耶計聞　上
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

與葬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以鐵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諡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爵公體貌雄偉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即而愛之性仁孝事先都督公盡色養母昝氏早喪事繼母都尤孝謹能禮交士大夫習古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過平居不喜游畋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為主其訓子孫亦如之嘗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汝等奉誦之毋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恐有一人不得所故士卒樂為之用嘗往甘水湖障中一

單馬被銜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建軍新役者幼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爲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公至自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所至市不易肆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日關中餽運道途行旅之人雖非甘凉部屬而平日威信所感動者莫不揮淚相弔至有迎櫬而奠望門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弔奠賻祭相屬於路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不嘉其忠義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葬甘

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薨以成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貞氏封夫人子男四長佺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曇事釋氏次俊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儆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鋭今襲伏羌伯鋼鑑鉞鎰鎮釗鐸銃鐸甘州左衛百戶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厥宅里下巳七月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 公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廟食金書鐵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巍廩有生氣貞宇宙間大丈夫也鋭襲爵弘治元年命掛平蠻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湖廣尋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惠施功高不居詩書禮樂念念不置蓋有古卻縠之風得非乃祖積功懋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傳

王世貞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媪夢神人衣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媪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爲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復仰過目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令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鬭雀

勤時有聖賢志

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
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宅第予謂其壽
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爲文一日
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
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
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
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
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秇文益大進
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
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

既葬而其子巾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說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策得入事上之其言皆警劉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術飼以囚食甚腯守仁惡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名籍籍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找且爲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

者衆譁且以爲仙而守仁遂游南屏虎跑諸剎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史陸偁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爲諸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人劉瑾等導 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如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縲騎旁午拘挐載道仰 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

識攷 大宋 升對 擇 謫貴 陽

知廬 陵縣

吉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攺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復穌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尾之恐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總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保甲消驛供杜巫禁定水次兌糧鎭守横斂至今守

之爲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覲事成留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爲文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淸爲吏部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始敎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爲實功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爲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寇憑險阻爲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

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為慮也而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與僮之類又多為之耳目守仁徼得老隷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知當死不肯為極言賊情實吾貰汝隷迫則盡吐賊情實守仁笑而貰之乃故為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精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迫之

至豕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追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徉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諜賊懈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豕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

寇賊巢

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捕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韙而嘆日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復本改提督軍務兵馬權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選遣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益得展材用立兵符申約事且爲文檄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首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歸命矣已遂進兵破横

被賊
衆

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
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賊方欲
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
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横水時浰頭賊
尚强而其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
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鬢等欲歸必而
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
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
大鬢等實欺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
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

計似 患大 贇

被破 集

贇等且諭使來見六贇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戲勇九十二人裝甲來見守仁為慰勞賞犒之倶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裹備時甚設大贇等肖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贇等魚貫入即僇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為郗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浰頭石門殺其衆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貞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

氏敗賊

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麾之皆就縛守仁旣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御史子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輙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親切其始頗推揚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唲訾矣時寧王宸

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衆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小說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胡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卽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守仁入於漁舟僅免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迎守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

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
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
而發宸濠之兵速出日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
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為檄檄諸郡邑使
備倘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郤永以邊兵四萬
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
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楊旦以
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趣
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為蠟書貽李
士實劉養正云得寄示具為國至意第從臾使早出

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
照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洩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
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即
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
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
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
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鎭使精卒四百
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厰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
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樤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
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

城中約束揣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守仁酌二月即發兵躡宸濠宸濠將爲安慶所抗氣稍沮而聚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部衡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舉起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

擒宸濠

上僞檄而諫

急命取先掛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叛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

姦雄豈直在宗室輿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負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内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

將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淸謀除
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
言江西遭濠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
乃曰吾出爲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
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已知之守
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
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
銜守仁不待故縱其卒慠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
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
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

賑郵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
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
舉宴賞申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遂
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衞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
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
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
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卤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
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幾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
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嘗上

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
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
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有所
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
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二邊若團
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繼兵
躪其鄉郡右都御史姚謨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
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特謀易帥乃召
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

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蘇等亦素慴守仁威名奢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南寧即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僅畱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捄其心膂數万人入見守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斷藤峽者即大藤峽其中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盤桓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

此大藤峽

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鄕導抵永順保靖二宣慰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人齎璽書奬諭而及是平斷藤峽上則　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淸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淸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强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淸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

貲謂當入轄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說 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邺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使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與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

又建不世勳迺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忌好之者亦挾以嚮相重其御烏合寵豪儁待宵人踰險出危叡傑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柳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新建伯王文成公傳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舉

胡端敏公孫忠烈公同舉浙江鄉試公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又明年調驗封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葢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盗四出

摽剠焚官府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兼巡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公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郴騷然三四年矣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横水溪左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亾

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頭賊尤桀
黠擬官僚號是冬舉征既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
公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討擒其魁遂進兵擊其巢連
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
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戢
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都御
史敘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
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
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
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籲天誓

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反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
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
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
孔心腹云吾直應勑旨且聚兵耳又曰學王事且
疑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
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進回數日出南昌
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使傳檄爲宸濠賊又
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
三君有約内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

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
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
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
拱樤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
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
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
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公詭言巧譖
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
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機

曲算內批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
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
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名兵平賊歸功瓊內閣益不
說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參南京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
錫宴勞費為詞啖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
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權形奏疏雖封爵賜券旨
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
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
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祀

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夫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乙録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薦公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漭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

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衆反側久壽嶺表與蘇壽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承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容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擣其巢與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以繫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將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耙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本先朝信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兩京言官交章薦公宜世爵下吏部移江浙撫按諸臣覈功狀

如古官言役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爲國家平
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爲惋宜世爵如　肅皇帝初育
詔曰可逆以公子正億嗣伯未幾南京臺臣又以公
宜世蔭錦衣復下吏部會多官議上詔世襲如故公
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
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耶揭不可益證惟學術邪正
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媢心稱快耳今人
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
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
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

自下採入論述先生學術居身

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君後生輕掀浮語欲當公短長本自不知公於公對輕何有也萬曆五年正億

李于承勳嗣伯 封爵考

龍塲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鴃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教之範土架木爲小茇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歿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謚先生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皆已解脫即死生一念亦爲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

從前伎倆光趣無一可倚惟此靈耶不味者相爲始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者五經臆說與學者嘗發格致肯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宜慰來遺餽却之因申　朝廷威信令甲析疑驛之議又諷之出乎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忽在夷狄患難中且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覆質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者明究繇而葺書院居先生率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効

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弟即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黙識所以生生者惟此知故即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辰州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静坐後稍有悟復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頑滯刊落聲華切已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致務開導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黄宗賢綰來問學曰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

思撫功役迎之知皆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妻其姪于是年先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鑒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贄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之旨益大洞然時年

至孫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奈何曰思慮亦强禁
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
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
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澤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
甫慶韋受業先生往懲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
一路引夜將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
是教學者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
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　首適以長傲遂
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知墮于狠戾險嫉矣謂陸
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即自足堯舜

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為之悚息汗顏而彼且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往往不同何如曰道無方體即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即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為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

事變即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

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亦止是寂天寞地又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論本體原無出入

若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嚮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爲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

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推羅以給朝夕者愚矣哉

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贄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而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覆論格致吉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艮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眞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顚風逆浪亦

可免于汲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所謂聶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處事事物物純乎理而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

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求至善是離而二矣

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稱衆郡守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録士也守紹時聞良知言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淛先生何無言先生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巳自省加密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𦒿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

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敘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國用疑敬畏與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灑落也答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

幽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行常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爲性者可冲于天盡爲性者可泳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之矣㣲怒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嚮知晝哉懵懵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

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即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見二成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即

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甘泉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說二氏一班者徹拾擧周程即孔孟亦弁髦之何哉明甲申海寧董穀石溪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

湖來見先生與語有省覺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遇之為者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為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賓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不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為窶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楩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焉士官司理者恨為職業所縈無暇為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辭事為學非吾格致者也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損

因有攀援而曲狥或以冗閙而怠忽或以浸謟而滑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悟作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貫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偽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就楼飯不答所問

第日攝良吉者再指所鐘盂語曰此盂中下乃能盛此鐘此案下乃能載此盂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浮躁忿慾皆緣良知蔽塞而後有非大勇不能克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恥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為恥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為恥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情為恥恥非可恥而不知恥所當恥外矣宗賢時試秩宗常與朝議有戇直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

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混先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憫也友不達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倡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暇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

[illegible]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子講學也弟子曰謗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為學又焉謗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錄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為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問先生壯之遺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惟以致良知為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

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對致良知則行止生死惟求自慊而不爲因四言致知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從役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往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眞是眞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泚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報書喻爲金剛沙不能舍沙求金云再又

許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巳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適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巳非祈人之信巳知巳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訃始爲位與稱門生云

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與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剏語者將同錢洪甫質之於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巳內外一齊

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務
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
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
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
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
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
心如斑駁鏡須痛加刮磨方漸減本體頓少有所見
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
發越中道吉安諭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
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成

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假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也初第上安邊入策世甚稱之晩自省曰語中多抗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晩亦自省曰善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晝規門弟至相牴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吾罪也在閩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媿矣乎韜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

日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己之深切而用功之審類如此

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之一日先生偕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覩其風景佳勝求然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惕且訟兩念交戰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

崇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先生養痾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　朝夕講上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於世味泊如也嘗躡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訓以詩贈之曰

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琦故精于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賄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筍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信宿不厭殁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偽知縣楊紹芳立石焉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先生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數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

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儼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張廷授陽和言見紹興志 以上見耿恭簡集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九終